

# 不吞兜

歐  
亞



北  
京  
出  
版  
社

# 不 吞 兜

昌 鄭

北 版 出 平 青



青年文藝叢書

不 吞 兒

著 者： 鄭 昌

編 者： 青年出版社編審部

出版者： 青 年 出 版 社  
發行

總管理處： 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業處： 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 廣州  
瀋陽 漢口 太原 濟南 福州  
無錫 杭州 蘭州

印刷者： 青 年 印 刷 廠  
北京銀獅子胡同十二號



1951年6月出版 - 1 — 15,000 (京)

定價人民幣3,500元



第一節 舊社會的日月過不了





風前的燈火霜後的草，  
舊社會的日月過不了。  
舊社會世事不公道，  
樂的樂呀熬的熬。  
樹蔭底長草——草不高，  
窮的多呀富的少。

汾河兩岸川連川，  
崖靠着崖山靠山。  
山嶮●低來山梁高，  
地主家糧食起了毛●。  
明光光的流水青溜溜的山，  
地主家的財寶藏着不見天。

大雁兒一日飛千里，  
千山萬水都是地主的。  
山梁高來山嶮低，  
莊稼漢活活折磨死。

青溜溜的高山明光光的水  
那一道溝裏沒眼淚。

汾河裏流水浪打浪，  
咱窮人的苦水萬里長。  
種地的人兒沒土地，  
地主老爺坐吓吃。  
地土薄呀剝削兇，  
莊戶人家世世窮。

東家窮苦西家貧，  
我家的冤屈海樣深；  
三代人鏟刀磨爛手，  
三代人收米進人家口。  
輩輩盼着後輩富，  
輩輩穿的破襠褲。

牛進油坊馬上鞍，  
走不完路子受不盡難。  
清水煮菜湯裏撈，

記事起沒吃過一頓飽；  
破布敗絮串爛蔴，  
記事起我沒穿過件新褂褂。

餓兩天肚子嘔兩餐菜，  
胡胡麻麻●我活過來。

活到三歲還沒有名，  
娘問我爹●「取個甚？」

「餓狼不啃狗不吃，  
磨不死的東西就叫不吞兒●。」

窮人家添人添張嘴，  
我四歲我娘生我妹。

岩石縫裏出青草，  
半饑半飽拉大了。

霜雪地的麥芽早冒頭，  
妹妹和我十歲就上地受●。

黑驢兒拉磨順道轉，  
我家裏種着六垧田●。

累死掙活地裏爬，  
起早搭晚鬧莊稼。  
犁頭犁地鐵也磨穿，  
窮苦的日子磨不完。

剪毛的綿羊剩層皮，  
我爺爺磨死掙下兩垧地。  
靠它穿來靠它吃，  
三輩人血汗滴在地心裏。  
自家的地土親養母，  
能數出多少粒石子多少粒土。

六月的蔴柴燒不着火，  
兩垧地不夠一家活。  
漏窟窿的鍋蓋壓不住氣，  
租種他張生萬四垧地。  
泥人兒洗臉洗不淨，  
地主的血債歸不清。

九月下霜莊稼黃，

血汗掙下幾顆糧。  
秋風底下拾落棗，  
地主老爺走來了，  
不准糧食往家扛，  
算盤珠子撥扒響。

張家的斗兒張着口，  
一斗能大九合九；  
張家的升兒沒啦④底，  
七尖八平九加一。  
沒良心老財沒樑兒斗，  
一家人血汗往斗裏流。

抓一把糧食手心放，  
連搓帶吹又帶嘗，  
不要秕子不夾糠，  
簸箕簸了風車揚。  
細穀米顆顆盤⑤個光，  
變牛變馬爲人忙。

盤走了顆子剩穀皮，  
年年辛苦年年不夠吃。  
好年景落下半囤糠，  
賴<sup>①</sup>年成拉扯一身賤。  
霜後的蚂蚱乾腿蹶，  
秋後一家出去打忙工<sup>①</sup>。

黑洞洞天上出星星，  
窮孩孩受苦頂大人。  
担水推磨拾柴火，  
地裏跟上做零活。  
年歲小來苦頭重，  
打短還只算半個工。

十冬臘月飛雪花，  
妹妹和我把柴打，  
西北風颳來透身涼，  
手脚齊凍成冰棒棒，  
溝水結冰冷扎骨，  
凍得妹妹一路哭。

身上的骨肉痛連心，

娘抱妹問：『冷不冷？』

妹妹背臉藏過淚：

『搯柴可熬得流汗水。』

青草開花一寸高，

窮孩兒猴猴<sup>①</sup>就懂事了。

冰塊上跑馬馬不穩，

清風細吹也跌了人。

有一年地裏鬧斑蝥，

兩垧半莊稼毯勢了<sup>②</sup>。

灶火裏沒柴甕裏沒有糧，

到臘月勺子不動盪不響。

一家人沒吃擠在炕，

頭兒搭在肩膀上，

肚裏咕嚕打響雷，

腸子空得擰繩繩。

娘連病帶餓像一把柴，

一家人望着嚎叫開。

柳木的担子鐵打鉤，  
我挑草從財主槽邊走。  
馬嚼黑豆格崩崩響，  
一瞭見豆豆眼發亮，  
槽頭沒人抓滿一手，  
連草帶豆塞進口。

窮家的孩兒不如馬，  
人追在身後一頓打。  
柳木的扁担打兩截，  
我仰在地上動不得。  
指回家來人還不依，  
爹怕得磕頭又作揖。

棍里搵當腿兒兩邊擺，  
三父子揹炭鎮上賣。  
大街上擺滿了吃喝攤，  
兩兄妹涎水拉線線。

爹稱來四兩乾棗子，  
一路上啃着墊墊饑。

陽婆①②落在西溝畔，  
緊一緊褲帶腰勒斷。  
妹妹一路嚼冰塊，  
進門把棗子塞娘懷。  
爹望着棗兒淚滴下地，  
老半天才嘆出一口氣。

窮人活着半截埋，  
苛捐雜稅多得太③④。  
一年交上幾次款，  
年盡又收『烟筒捐』⑤⑥，  
村狗子⑦⑧提鑼逼街敲，  
『再不交款子的過不去了！』

餓扁了肚子還好過，  
交不上款子命難活。  
水洗的窮家那來錢，

四對眼瞅着沒法辦。  
夜黑裏挨窗——當是門，  
爹上財東家求人情。

刮人骨頭抽人腸，  
張生萬放的血口眼。  
吃杜梨要拉大青梨，  
黑驢兒打滾筋斗利。  
交款子借下了六塊錢，  
兩年翻成二十三。

舊社會殺人三把刀——  
租重稅多利錢高，  
交租交款又納利，  
活活剝光了窮人的皮。  
稠糊糊①②蓋鍋慢慢熬，  
千辛萬苦也清不了。

- ① 山嶮，兩山低平的地方，又叫嶮盤。
- ② 起了毛，即發了霉。
- ③ 胡胡麻麻，有勉勉強強，馬馬虎虎，拉拉扯扯等意，此處是勉勉強強。
- ④ 爹，土音讀作大，亦有寫爲『大』的，爲了易懂，這裏都寫爲爹。
- ⑤ 土音把『吞兒』二聲合併，讀爲不<sub>1</sub>er。
- ⑥ 晉西老百姓把勞動、種地叫受苦，亦可單說爲受。
- ⑦ 晉西平川地、河灘地、灣地等以畝計，坡纒地以垧計。普通以三畝爲一垧。產量懸殊很大，通常每垧中等地可打粗糧六斗。
- ⑧ 沒啦，即沒有。
- ⑨ 盤，即搬。
- ⑩ 賴，即壞。
- ⑪ 打忙工，即拉短工。忙，土音讀作『木』。
- ⑫ 猴猴，即小小之意。
- ⑬ 毯勢了，即完蛋了。
- ⑭ 陽婆，即太陽。婆字，讀『坡兒』音。
- ⑮ 多得太，即多得很。

① 民國十七、八年時，閩錫山連着發了幾年『晉省公債』。到了下面，許多地方都是按煙筒上款，不論貧富有一個煙筒即出一份，老百姓不知道什麼『公債』，都叫煙筒捐。

② 山西舊政權時每村有村公所，老百姓簡稱之爲『公所』，稱那些村政權的人員叫村狗子。

③ 糊糊——一種比較稠的粥。